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七十九

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李鳳丹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七十九

唐 釋道世 撰

祈雨篇第七十一

迷意部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  
適比以陰陽愆候亢旱積時北墉之禮久申西郊之雨  
莫應聖上憂兆庶之失業恐稼穡之不登減膳恤刑宵

興盱食精誠格於上下玉帛徧於山川靈液莫霑祁雲  
罕積仰惟慧炬潛曜無幽不燭神功叵測有感必通所  
以仰憑三寶敷演一乘轉讀微言樹茲大福願法教始  
開慈雲遐布玄言一闡霈澤遠覃嘉禾連秀於原野瑞  
果徧生於林木衣唯服於八蠶食必資於七穫世界鬱  
若衆香含生宛如安養無請不諧有祈必應並沐茲定  
水絕聖智之原闢此愛羅超有無之境也

祈祭部

如大雲輪請雨經云佛言若請大雨及止雨法汝今諦聽其請雨主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受八戒齋於空露地應張青帳懸十青旛淨治其地牛糞塗場請誦咒師坐青座上若在家人受八戒齋若比丘者應持禁戒皆著清淨衣燒好名香又以末香散法師座應食三種白淨之食所謂牛乳酪及粃米誦此大雲輪品時面向東坐晝夜至心令聲不斷供養一切諸佛復以淨水置新瓶中安置四維隨其財辦作種種食供養諸龍復以香

華散道場中及與四面法座四面各用純新淨牛糞汁

畫作龍形

耶舍法師傳云西國土俗以牛能耕地出生萬物故以牛糞為淨梵王帝釋及牛並立神

廟以祠之佛隨俗情故同為淨東面去座三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三

頭并龍眷屬南面去座五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五頭

并龍眷屬西面去座七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七頭并

龍眷屬北面去座九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九頭并龍

眷屬其誦咒師應自護身或咒淨水或咒白灰自心憶

念以結場界或畫一步乃至多步若水若灰用為界畔

或咒縷繫頸若手若足咒水灰時散灑頂上若於額上  
應作是念有惡心者不得入此界場其誦咒者於一切  
衆生起慈悲心勸請一切諸佛菩薩憐愍加護迴此功  
德分施諸龍若時無雨讀誦此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  
音聲不斷亦如上法必定降雨大海水潮可留過限若  
能具足依此修行不降雨者無有是處唯除不信不至  
心者又大雲輪請雨經一卷畧要云佛告諸大龍王我  
今當說昔從大悲雲生如來所聞陀羅尼過去諸佛已

說威神我今亦當隨順而說利益一切諸衆生故憐愍  
與樂於未來世若炎旱時能令淨雨若水澇時亦令止  
息疫死險難皆得滅除能集諸龍能令諸天歡喜踊躍  
能壞一切諸魔境界能令衆生具足安樂而說咒曰

怛經他摩訶若引那引婆婆引薩尼一失梨帝殊羅皷

彌二地履荼毗迦羅摩鉢耶囉僧呵怛禰三波羅摩避

囉闍四尼摩羅求那雞鬪蘇栗耶波羅毗五毗摩嵐伽

耶師噉六婆呵囉婆呵囉七



南無若那一沙伽羅毗盧遮那耶二多他竭多耶三南

無薩婆佛四菩提薩埵毗呵五

又咒曰

怛吒怛吒一帝致帝致二鬪畫鬪畫三摩訶摩尼四摩

俱吒五毛林達羅尼比沙六于留必那七三摩羅他八

帝利曷囉怛那地師吒南九跋折囉隨羅薩埵那十跋

利沙他伊呵閻浮提地卑莎呵十一

又咒曰

阿婆何夜寐一 薩婆那鉗二 迷帝羅質坻那三 菩提質

哆弗婆鉗寐那四 那羅那羅五 禰梨禰梨六 奴盧奴盧

七 莎呵八

又咒曰

釋迦羅薩坻那一 鉢羅婆羅沙地二 摩訶那伽三 伊呵

閻浮提卑莎呵四

又咒曰

阿師吒摩迦一 薩坻那二 鉢囉婆利沙他三 摩訶那伽

四 伊呵閻浮提卑莎呵 五

又大方等大雲經云佛言若有國土欲祈雨者六齋之日其王應當淨自洗浴供養三寶尊重讚歎稱龍王名善男子四大之性可令變易誦持此咒天不降雨無有是處是經典中有神咒故為衆生故三世諸佛悉共宣說

郁究隸牟究隸頭坻比 頭坻陁尼羯坻 陁那賴坻

陁那僧 塔兮

降雨部

如分別功德論云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別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麤下者是又阿脩羅共天鬪時亦能降雨雨有二種有喜雨有瞋雨若雨和調者是歡喜雨若興雷電霹靂者是瞋恚雨

自外雲雨雷電等並如前日月篇說

又增一阿

含經云佛言如是世間不可思議如龍界不可思議云何此雨為從龍口出耶答不從龍口出為從龍眼鼻身出耶亦不從此出但龍意所念若念惡亦雨若念善亦

雨亦由根本而作此雨如須彌山腹有天名曰大力知衆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不從彼天口眼耳鼻出也皆由彼有神力故而作此雨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大龍隨心降雨雨不從內亦不從外如來境界亦復如是隨心所念於念念中出生無量不可思議智彼諸智慧悉無來處又言佛子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所起如來智慧亦復如是悉從大願力起佛子如來智海無量無邊不可言說不可思議我說少喻汝今諦聽佛

子此閻浮提內流出二千五百河水悉入大海俱耶尼  
內流出五千河水悉入大海弗婆提內流出八千四百  
河水悉入大海鬱單越內流出一萬河水悉入大海佛  
子此四天下內如是二萬五千九百河水悉入大海佛  
子於意云何此水多少答言甚多佛子復有十光明龍  
王雨大海中悉過前水百光明龍王雨大海中復悉過  
前如是等八十億龍王各雨大海展轉過前娑伽羅龍  
王太子名曰佛生雨大海中復悉過前佛子彼十光明

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百光明龍王所住  
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如是等廣說乃至娑伽羅龍  
王太子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佛子如彼八十  
億龍王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雨大海中及其淵池皆  
悉不及娑伽羅龍王所雨大海娑伽羅龍王所住淵池  
涌出流入大海倍復過前波涌流水青瑠璃色盈滿大  
海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失時佛子如是大海其水  
無量珍寶無量衆生無量大地無量佛子於意云何彼

大海水為無量不答言實爾其水深廣不可為喻佛子  
如是海水深廣無量於如來無量智海百分不及一乃  
至不可為譬但隨所應化為作譬喻

河海部

如新婆沙論云於此瞻部洲中有四大河眷屬各四隨  
其方面流趣大海謂即於此瞻部洲中有一大池名無  
熱惱初從彼出四大河一名旃伽二名信度三名縛芻  
四名私多初旃伽河從池東面金象口出右遶池一而



流入東海次信度河從池南面銀牛口出右遠池一帀  
流入南海次縛芻河從池西面吠瑠璃馬口出右遠池  
一帀流入西海後私多河從池北面頗胝迦師子口出  
右遠池一帀流入北海苑伽大河有四眷屬一名閻母  
那二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底四名莫醯信度大河  
有四眷屬一名毗簸奢二名藹羅筏底三名設坦茶盧  
四名毗坦婆多縛芻大河有四眷屬一名筏刺弩二名  
吠坦刺尼三名防奢四名屈慙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屬

一名薩梨二名避魔三名捺地四名電光如是且說有大名者然四大河一一各有五百眷屬并本合有二千四河隨其方面流越大海如是所說二千四河未入海頃頗有能令不入海不無如是事假使有人或以神力或以咒術廣說乃至令不得入聖諦現觀無有是處又涅槃經云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為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鹹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衆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

死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又金剛三昧  
不壞不滅經云佛言彌勒當知阿耨大池出四大河此  
四大河分為八河及閻浮提一切衆流皆歸大海以沃  
焦山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剛輪隨時  
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鹹味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如恒河  
中有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三者出已則住  
四者出已徧觀四方五者徧觀已行六者行已復住七  
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

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  
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抵彌魚身  
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徧觀方者所謂鰭魚為求  
食故徧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鰭魚遙見餘  
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  
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

龜也

喻七種衆生者  
如文不煩此述

頌曰

玄言始開闡 雲霧上昇天 靈黷垂下布

駛雨徧山園 百草俱滋茂 五穀皆熟田

自非慈福力 豈感樂豐年

感應緣

畧引二十驗

秦中宿縣有觀亭水神

秦丹陽縣湖側有梅姑神

漢夜郎脰水竺王祠有竹節神

漢中平年江水內有蜮含沙射人

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毒氣

太山之東有澧泉飲用神靈

二華之山當黃河有神排分流

黃帝時有赤將子輦能隨風雨上下

神農時有赤松子是雨師能服水入火

漢沙門于吉能祈雨將孫策忌害見怪

漢沙門竺曇蓋祈雨有徵

晉沙門僧羣隱山感神水飲而不飢

晉廬山釋慧遠以杖掘地感泉涌出

晉沙門于法蘭感涸澗涌水清流

晉沙門涉公能祝龍下鉢中

晉沙門佛圖澄能祈雨白龍二頭顯

晉沙門竺曇摩剎能祝水枯而更流

宋沙門求那跋陀羅能祈雨應時而降

齊沙門曇超有神請超祈雨有徵

梁安國寺有瑞像放光處有泉涌

唐沙門空藏能祈雨甚有徵應

唐沙門慧璿山隱無水感神請居得水

秦時有中宿縣十里外觀亭有江神祠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為虎中朝縣民至洛反路見一行旅客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有懸藤是也但扣藤自有應者及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沒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下巫人當令殯殮不須墳瘞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漢夜郎脰水竺王祠者昔有女子浣於水濱有大節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有小兒啼聲破之得一男兒長

養有才武遂雄夷獠因竹為姓所破之竹葉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止石上作羹無水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石竹林並存漢使唐蒙誘而斬之夷獠怨訴竹王非血氣所育求立嗣太守吳霸表封其三子為

侯今猶有竹王節廟

右此三驗  
出異苑

漢中平年內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為鬼為蜮則不

可得也今俗謂之谿毒先儒以為南方男女同川而浴  
濕氣之所生也

漢時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  
月可渡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得病殺人其氣中有惡  
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以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  
人則害土俗號為鬼彈

太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  
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汙慢則

泉縮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

二華之山其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流有神排而分之以利河流其手足迹于今存焉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鼎屬高掌遠迹以流河曲是也

赤將子輦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草華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門中賣繳亦謂之繳父周禮春官宗伯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第五星也

案抱朴子曰河伯者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  
天帝署為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  
船遠行溺沒不反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不  
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  
追之亦得仙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之焉

右七條出

搜神記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

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乎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川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使殺之因是策頗慙常每髣髴見吉後出射獵為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見宛志

晉沙門竺曇蓋秦郡人也真確有苦行持鉢振錫取給

四輩居于蔣山常行般若舟尤善神咒多有應驗司馬元  
顯甚敬奉之衛將軍劉毅聞其精苦招來姑孰深相愛  
過義熙五年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焦枯祈祭山川累旬  
無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齋畢躬垂露桁浮泛川  
溪文武士庶傾州悉行蓋於中流焚香禮拜至誠慷慨  
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轉讀將半沛澤四  
合纔及釋軸洪雨滂注畦湖必滿其年以登劉敬叔時  
為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覩見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石杵面徑數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之所遊餌也有沙門釋僧羣隱居其山常飲此水遂以不飢因而絕粒晉安太守陶憂聞而求之羣以水遺陶出山輒臭陶於是越海造山于時天景澄朗陶踐山足便風雨晦暝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羣所栖菴與泉隔一澗旦夕往還以一木為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逆啜僧羣永不得過欲舉錫撥之恐其墜死於是絕水



俄而飢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羣之將死為衆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或此鴨因緣之報乎

晉潯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即慧遠沙門之所立也遠始南渡愛其區丘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羣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即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為池因構堂于其後天嘗亢旱遠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為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有物形如巨虵騰空而去俄

爾洪雨四澍高下普霑以有龍瑞故名焉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沈秀業操貞整寺于深巖嘗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蹲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數日乃去竺護燉煌人也風神情宇亦蘭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煩蕪章偈不整乃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養徒山中山有清潤汲漱所資有採薪者嘗穢其水水即竭涸俄而絕流護臨澗徘徊歎曰水若遂竭吾將何資言終而清流洋溢尋

復盈澗並武惠時人也支道林為之像讚曰于氏超世  
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  
吟空澗枯泉還水

右四人出  
冥祥記

晉長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  
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一年  
至長安縣以秘祝祝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祝龍俄而  
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  
堅奉為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

于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  
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  
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饔徹懸以迎和氣  
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  
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  
之奇也

晉時佛圖澄博術綜古道藝超羣晉建武年正月至六  
月時天大旱石虎遣太子詣臨漳西谷口祈雨久而不

降虎令澄自乞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

晉長安有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日誦萬言過目即能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分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

弘大道遂隨至西域大賈經論還歸中夏沿路傳  
譯寫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  
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後  
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深漱後有採薪者穢其  
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  
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  
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贊云護  
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

挺弘懿濯足流沙領拔云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  
勤行道至於道德化被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共  
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  
東下至澗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  
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近山巨源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求  
那跋陀羅三藏法師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  
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無獲不

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  
密加秘咒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日在桑榆風  
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見慰勞覲施相續  
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  
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春秋  
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贈甚厚公卿會葬榮哀  
備焉

齊錢唐靈苑山有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



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  
始興徧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  
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  
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  
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執笏而進稱嚴鎮陳  
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  
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東富陽縣  
人故冬鑿麓山下為博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百日

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  
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  
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  
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儼然而  
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為龍咒願說法至夜  
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  
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  
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必當

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啟首轉經纔竟遂興雲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

有四

右五人出  
梁高僧傳

梁安國寺在秣陵縣都鄉同下里以永明九年起造寺有金銅像一軀高六寸五分以去天監六年二月八日於寺東房北頭第三間內忽聞音樂聲爾後房主藥王尼所住房牀前時時有光照屋到二十三日於光處忽

有泉涌仍見此瑞像隨水而出遠近駭觀咸生隨喜泉

既不竭乃累磚為井井猶存焉

右一見梁京寺記云

唐釋空藏者至貞觀年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  
說化為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所誦  
經費麩六斗擬為月糧乃經三周日啗二升猶不得盡  
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玉泉寺以為終焉之地時經  
亢旱泉竭苗焦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  
溢天雨滂沛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至貞觀十六年終於

會昌還葬山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姓董氏善道三論涅槃莊老俗書久已洞明由此聲譽久逸漢南至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益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訖而終法座春秋七十有九初住光福寺居山頂上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

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經勿以小乘為慮其小  
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  
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  
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唯願弘  
持勿孤所望此山頂寺先無水可得山神曰法師須水  
此易可得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  
請一龍王去也言訖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月初夜大風  
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

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唯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  
幸及止此住本龍泉漸竭據斯以驗實感通奇

右此三  
出唐高

僧傳

園果篇第七十二之一

述意部

竊惟王舍竹園經行是寄靈山石室宴坐斯依淨住徧  
於十方慈化通於三界所以遠追須達高慕菴羅崇無  
盡之因造不壞之地興心敬仰福趣玄門起念乖恭業

鍾湯炭故覩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為伽藍也  
若有真心造作縱小得福弘多何況於大若起偽心修  
造縱大得福尚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  
依法不得奸偽也

引證部

如過去因果經云諸僧伽藍中竹園僧伽藍最為其始  
又中本經云羅閱祇國長者伽蘭陁心念可惜我園施  
與尼捷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為棄捐大鬼



將軍名曰半師知其心念即召閱叉推逐尼捷裸形無  
恥不應止此尼捷驚怖馳走而去長者歡喜營造精舍  
施佛及僧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此竹園中轉此  
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衆生疑阿難過去諸佛亦  
皆於此虛空地分說菩薩藏經阿難所有貪瞋癡衆生  
入此竹園不發貪瞋癡衆鳥入者非時不鳴泔沙大王  
與諸婬女入此園中共相娛樂自覺無欲諸女亦爾時  
王歡喜每作是念願世有佛當以園奉上於佛佛於中

住我當聞法何以故可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欲人所  
應得住是園無有虺蛇蜈蚣蚊蚋毒螫若住其中無復  
毒心亦是竹園不共功德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  
心清淨以園林地施與衆僧令僧受用命終生提陀羅  
天天女園遶百倍縱逸若有衆生以善修意為遮寒熱  
造作義屋令人受用命終生常恣意天五欲自娛從天  
命終若得人身為王大師

樹果部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樹者此樹生在閻浮提地北  
邊在泥民陀羅河南岸是樹株本正洲中央從樹株中  
央取東西角並一千由旬是樹生長具足形容可愛枝  
葉相覆久住不彫一切風雨不能侵入次第相覆高百  
由旬下本洪直都無瘤節五十由旬方有枝條樹身徑  
刺廣五由旬圍十五由旬其一一枝橫出五十由旬中  
間亘度一百由旬周迴三百由旬其果甘美無比如細  
蜂蜜果大如瓮其核大小如世間閻浮子核其上有鳥

獸之形東西枝有子多落閭浮提地少落水者南枝果子並落閭浮提北枝果子悉落河中為魚所食樹根悉是金沙所覆當春雨時下不漏濕夏則不熱冬無風寒乾闥婆及藥叉神依樹下住如是之事云何知耶昔王舍城有兩比丘具神通力共為朋友往看彼樹遂至樹所見樹果熟墮地自破其一比丘從其蒂孔授手至甲其最長指猶不至核牽手而出為果所染手甲皆赤其果香氣能染人心鼻嗅果香第二比丘問言汝欲食不

長老我不樂食是事者有不可思議是離欲結最為廣大何以故若人未離欲嗅是香即生心氣乃發顛狂有諸離欲外人若嗅此香退失離欲之地是二比丘還王舍城說如上事時有一人名曰長脰本是王種姓拘利氏宿業果報所得神通若行水中前脚未沒後脚已移若行草葉草雖未靡便得移步是人從佛聞說此樹即白佛言我今行至閻浮樹不答云得至是人禮佛向北而去度諸山經過七山第七名金邊山登山頂向北聳

身遠望唯見黑暗怖畏而返佛問汝至閻浮樹不答言  
不到佛問汝何所見答曰唯覩黑暗佛言此黑暗色即  
閻浮樹是人重禮佛足右遶三匝更向北行重度前七  
山更度後七山又度六大國又度七大樹林林間有七  
大河度是七河又度阿摩羅林及訶梨勒林乃至閻浮  
南枝從南枝上行至北枝是人俯窺見下水相與常水  
異澄清洞徹都無障礙是人思惟我之神通今於此處  
得成就不因脚履水手攀樹枝是脚至水如石即沒於

此神通不得成就此水輕細如酥油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投於彼水即沈如石是人取一果子還奉世尊佛受此果破為多片施諸大衆果汁染於佛手佛以此手擊於山石至今赤色如昔不異濕亦不燥掌迹分明因昔分果為片片故因名此石為片片巖是時佛化優樓頻螺迦葉亦取此果與迦葉是閻浮樹外有二林形如半月圍遶此樹其內有林名呵梨勒外名阿摩勒是果熟時其味最美不辛不苦如細蜂蜜果形大小如二斛器

阿摩勒林南復有七林七河相間其最北林名曰菴羅  
次名閻浮三名娑羅四名多羅五名人林六名石榴林  
七名劫畢他林如是諸果不辛不苦甜如蜂蜜是人林  
中果形似人若離欲人食此果者退失禪定其劫畢他  
林南有六大國其最南國名曰高流次名俱臘婆三名  
毗提訶四名摩訶毗提訶五名鬱多羅曼陁極北第六  
名捨喜摩羅耶是六國內人皆貞善持十善法其獸自  
死自至人所乃食其肉是處犛牛其數最多以其髦尾



用覆屋舍其地生麥不須耕墾是麥熟已無有糠粃是其國人磨蒸為飯其麥氣味甘美如蜜又長阿含經云所以名閻浮提者下有金山高三十由旬由閻浮樹故得名為閻浮金閻浮樹其果如簞其味如蜜樹有五大椀四面四椀上有一椀其東椀果乾闥和所食其南椀果七國人所食一名拘樓國二名拘羅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名漫陁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椀果海蟲所食其北椀果禽獸所食其上椀果星宿天所食又

中阿含經云過去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有轉輪聖王出世名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尼拘類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者國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所食尼拘類樹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淖蜜丸無有護者亦無相偷有一人來飢渴極羸顏色顛頓欲得食果往至樹王所飽啗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尼拘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恩無有反

覆我寧令樹無果即不生果復有一人飢渴極羸欲得  
啗果往詣樹所見樹無果即往詣高羅婆王所白曰天  
王當知善住尼拘樹王無果王聞已如力士屈伸臂項  
至三十三天住帝釋前白曰拘翼當知尼拘樹王不生  
果於是帝釋及高羅婆王如力士屈伸臂項至善住尼  
拘類樹不遠而住化作大水暴風雨已拔根倒樹於是  
樹王居止樹天因此故憂苦愁感啼泣垂淚在帝釋前  
立帝釋問曰何意啼泣彼天白曰當知大水暴風雨拔

根倒樹願善住尼拘類樹王還復如本於是天帝復化  
作大水暴風雨已令尼拘樹王即復如故又華嚴經云  
雪山頂有藥王樹名非從根生非不從根生縱廣六百  
八十萬由旬下極金剛際此樹生根時閻浮提樹一切  
根生若生莖時及枝葉華果時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  
葉華果其樹根能生莖能生根是故名曰不從根生非  
不從根生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除地獄深坑及水輪  
中不得生長耳又雜阿含經云昔者有王名拘獵國中

有樹名羞波提桓五百六十里圍下根周布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布二千里樹有五果道有五面一面者國王與宮內諸妓女共食二面者大臣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諸釋道士共食之五面者飛鳥禽獸共食之果如升瓶其味甜如蜜樹無守者果分不相侵時人壽八萬四千歲有九種病一寒二熱三饑四渴五大便六小便七愛欲八食多九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

此同彌勒佛出世時也

法苑珠林卷七十九

校讒

第七紙

六行波南  
藏作彼

第十七紙

十一行徹  
北藏作徹

第二十紙

前

行陳宋南  
藏作東

音釋

墉

餘封切

盱

古察晚也切

液

羊益津潤也切

澇

郎到靈雨也切

敲

去奇切

嵐

盧舍切

坻

都禮切

頰

梵語也此云水

迦

梵語也此云水

宛

梵語也此云

伽

梵語也此云

叵

梵語也此云

嵐

盧舍切

也

宛渠京切

慤

苦角切

鰈

倉各魚名切

駛

疎士疾也切

臚

徒困切

蟻

胡國切

狀

如籠

名短

狐澧

盧啟切

瘞

於計埋也切

暖

正作儻於代切

獠

力討夷名切

鼯屬

鼯平秘切  
鼯屬作力貌

行

下庚合  
浪二切

餌

忍止切  
食也

潯

徐林  
切江

名整

章領切  
與整同

蹲

祖尊切  
踞也

燉

燉徒渾切

煌

光切  
燉煌郡名

兕

胡  
切詳里

儵

竹式  
切

牛一角獸也

撤

直列切  
除去也

澠

彌兗切  
縣名

遘

古候切  
遇也

麓

盧谷  
切

儵

竹式  
切

倏同

虺

許偉切  
蝮也

螫

施隻切  
毒也

瘡

力求切  
附贅也

瓮

烏貢切  
與甕同

蒂

剛切

都計切

果

脛

胡定切

犛

莫交切  
鬣牛也

長

髦

莫高切  
鬣也

糠

糠苦  
切

穀皮也

糲

糲苦  
切

孤

孤音  
淖

女教  
切

和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八十

唐 釋道世 撰

園果篇第七十二之餘

損傷部

如僧祇律云佛在世時有闍陁比丘須木造房有薩羅樹林便往伐之持用成房爾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闍陁言莫斫是樹令我小弱男女暴露風雨無所依

止闍陁答言死鬼速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  
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尊所佛知而故問  
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闍陁伐我林樹持用作房  
我男女大小風雨漂露當何所依爾時世尊為此鬼神  
隨順說法憂苦即除去佛不遠便有林樹世尊指授令  
得住止佛訶闍陁已如來一宿住止是處左右有樹木  
與人等者便為塔廟是故神祇樂來依止云何惡口罵  
之又四分律佛亦不許斫神樹斫者得突吉羅罪又正

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離於邪見見人斫伐鬼神大樹夜叉羅刹之所依止其人擁護令不斫伐此諸鬼神不惱害人依樹受樂無樹則苦此人命終生歡喜天與衆天女歡娛受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安隱巨富又毗尼母經云有五種樹比丘不得斫伐一菩提樹二鬼神樹三閻浮提樹四阿私陀樹五屍陀林樹若比丘為三寶種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華樹三者葉樹此但有福無過有比丘樹上安居縛木作牀即不下樹放便利樹

下此樹有大鬼忿瞋打此比丘殺佛言從今已去不聽  
比丘樹上安居樹下便利有五種樹不得破一菩提樹  
二神樹三路中大樹四屍陀林樹五尼拘陀樹若佛塔  
壞若僧伽藍壞為水火燒得斫四種除菩提樹有五種  
樹應得受用一者火燒二者龍火燒三者自乾四者風  
吹來五者水漂如是等樹得受用

種子部

如長阿含經云有何因緣世間有五種子有大亂風從

不敗世界吹種子來生此國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  
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子子是為世間有五種子出又  
起世經云有何因緣有五種子世間出現佛告比丘若  
於東方有諸世界或成已壞或壞已成或成已住南西  
北方成壞及住亦復如是爾時有阿那毗羅大風別於  
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種子散此界中散已復散乃至大  
散所謂根子莖子節子接子子子此為五子閻浮樹果  
大如摩伽陁國一斛之甕摘其果時汁隨流出色白如

乳味甘如蜜閻浮樹果隨所出生有五分益謂東南西方上下二方東方生者諸捷闍婆皆共食之南方生者為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為七一名不正叫二名叫喚三不正體四賢五善賢六牢七勝西分生者金翅鳥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虛空夜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諸蟲皆來取食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雪山有樹名殃伽陀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末從香山來以風力故得至雪山孟冬盛寒羅刹夜叉在山曲中屏嶮

之處糞穢不淨盈流于地猛風吹雪以覆其上漸漸成  
澗五十由旬因糞力故此果得生根莖枝葉華實滋茂  
春陽三月八方同時皆悉風起消融冰雪唯果樹在其  
果形色閻浮提果無以為譬其形團圓滿半由旬婆羅  
門食即得仙道五道具足壽命一劫不老不死凡夫食  
之向得四沙門果三明六通無不悉備有人持種至閻  
浮提糞壤之地然後乃生高一多羅樹樹名拘律陀果  
名多勒大如五升瓶人有食者能除熱病又涅槃經云

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則成醍醐  
頌曰

祇園感神來 鹿苑化拘隣 聖人居福地

賢士樂山園 乍聞千葉現 時動百華鮮

香草皆滿地 靈芝徧房前 甘池流八水

神井涌九泉 華旛高颺颺 應感下飛仙

鳥弄千聲囀 人歌百福田 盛哉茲勝處

誰見不留連



感應緣

略引十  
二驗

周隱王二年地暴長

夏秦周漢時山亡

漢哀帝時有靈樹變

漢建昭五年有大槐樹變

漢靈帝有二樗樹變

漢光和年時有靈草變

晉永嘉年時有偃鼠出怪

吳先主時有靈樹出變

吳時太守郡境有靈槎怪

太古之時有女馬皮變為蠶蟲

宋沙門釋僧瑜亡後房内生雙桐樹

唐王玄策西國行傳有金山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  
易傳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  
一夕淪入地中而為水澤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

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

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  
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  
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為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  
必質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  
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  
霜雪立而為蜚蠊此天地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  
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  
之色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

之瘞贅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

漢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一丈六尺長一十四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本自立故處汝南西平遂陽鄉有樹仆地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髮梢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欲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漢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山陽橐茅鄉

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斷枯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高四尺其一株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龐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備具其五年十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其於洪範皆為木不曲直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有空樹中有人面生鬚

漢光和七年陳留濟陰東郡寃勾離狐界中草生作人

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虵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  
頭目足翅皆備非但髣髴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  
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吳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禪  
草化為稻

晉永嘉五年十一月有偃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  
益曰此郡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

吳先主時陸敬叔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樹下數斧忽  
有血出至樹斷有一物人頭狗身從樹穴中出走叔曰

此名彭侯烹而食之其味如狗

葛祚字亢先丹陽句容人也吳時作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怪百姓為之立廟行旅必過要禱祠槎槎乃沈沒不者槎浮則船為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之屬將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廟保及左右居民聞江中洶洶有人聲非常咸怪之旦往視槎移去沿流而下數里駐在灣中自此行者無復傾覆之患衡陽人美之為祚立碑曰政德所禳神木為移



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男一女壯馬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既承此言馬乃絕韉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息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乃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也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

射而殺之曝皮於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擗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蠶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為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

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為女兒者是古之

遺言也

右此十驗  
出搜神記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號為神理精修苦業始終不渝元嘉十五年遊憩廬山同侶有曇溫慧光等皆厲操貞潔俱尚幽棲乃共築架其山之陽

今招隱精舍是也瑜常以為結溺三途情形故也情將  
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躒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  
契燒身四十有四孝建二年六月三日將就本志道俗  
赴觀車騎填接瑜率衆行道訓授典戒爾日密雲將雨  
瑜乃慨然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期誠無  
感便宜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頃之雲  
景明霽及焚爇交至合掌端一有紫氣騰空別表煙外  
移晷乃歇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枝豐

茂巨細如一貫棖直竦遂成鴻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  
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吳  
郡張辯時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讚云

出冥  
祥記

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  
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

者即獲殃咎

出王玄策  
西國行傳

漁獵篇第七十三

述意部

敬尋如來設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為重衆生貪  
濁愛戀已身刑害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百端  
貪彼甘肥置羅萬種或擊鷹放犬冒涉山丘擁劍提戈  
穿箭林藪或垂綸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釣魚金丸彈鳥  
遂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穴罷新胎巢無舊卵既窮草  
澤命侶遊歸於是脂消鼎鑊肉碎枯形識附羹中魂依  
膾裏何期此身可重彼命為輕遂喪彼身形養已軀命  
止存口腹不顧酸傷但為庖廚橫加屠割致使怨家讐

隙徧在冥中債主逐隨滿於空界不善業相以自莊嚴  
諸惡律儀無時暫捨菩薩為此斂矍大士由茲投淚但  
惟四生遞受六道輪迴或此身怨府昔是至親曩世密  
交今成疎友改形易貌不復相知彼沒此生何由可測  
但慈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愍濟為用常應徧遊  
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為利餒養

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為利買已屠殺三者為利餽養猪  
豚肥已轉賣四者為利買已屠殺五者為利餽養牛犢  
肥已轉賣六者為利買已屠殺七者為利養雞令肥肥  
已轉賣八者為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  
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  
五者獄卒十六者咒龍能為衆生永斷如是十六惡業  
是名修戒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律儀一  
屠羊二養雞三養猪四捕鳥五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



魁膾九守獄十咒龍十一屠犬十二伺獵屠羊者謂殺  
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悉名屠羊養雞養豬亦如是  
捕鳥者若殺鳥自活捕魚獵師亦如是作賊者常行劫  
害魁膾者主殺人自活守獄者以守獄自活咒龍者習  
咒龍虵戲樂自活屠犬者梅陲羅伺獵者王家獵主又  
對法論云不律儀業者何等名為不律儀者可謂屠羊  
養雞養豬捕鳥捕魚獵鹿置兔劫盜魁膾害牛縛象立  
壇咒龍守獄讒構好為損等屠羊者為欲活命屠養買

賣如是養雞猪等隨其所應縛象者恒處山林調執野  
象立壇咒龍者習咒龍虵戲樂自活讒構者以離間語  
毀壞他親持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事  
業者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次第所期現行彼業  
決定者謂身諸方便為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不  
律儀業又出曜經云南海卒涌驚濤浸灌有三大魚流  
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此及漫水未減宜可逆上還  
歸大海復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跳舟得度

次魚復憑草獲過其第三魚氣力消竭為獵者得之佛見而說偈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魚少水

斯有何樂

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師質財富無量應時得度時舍利弗為說經法師質聞法不慕榮貴求欲出家便以居業盡以付弟剃除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禪行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其

弟見嫂思念恐兄反戒還奪基業便語賊師催汝五百  
金錢斫彼沙門頭來賊師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門沙  
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產汝何以來賊即答言汝弟  
雇我使來殺汝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且莫  
殺我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不遲賊語之言今必殺  
汝不得止也沙門即舉一臂而語賊言且斫一臂留我  
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一臂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  
往見佛佛為說法汝無數劫來割截其頭手脚之血多

於四大海水積身之骨高於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江  
飲親之乳多於江海一切有身皆受衆苦皆從習生有  
斯衆苦唯當思惟八正之道聞佛所說豁然意解即於  
佛前得阿羅漢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擔其臂往持  
與弟便持臂著於嫂前語其嫂言常云思念前壻此是  
其臂其婦悲泣便往白王王即推校如實不虛便殺其  
弟諸比丘問佛而此沙門前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  
臂修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乃昔過

去波羅奈國有王名婆羅達出行遊獵馳逐走獸迷失  
徑路不知出處草木叅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大用恐  
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問其言迷失徑路從何得  
出軍馬人衆在於何所時辟支佛臂有惡瘡不能舉手  
即便持脚示其道徑王便瞋恚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及  
持脚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辟支佛意自念  
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無有出期於是辟支即於  
王前飛昇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已以身投地舉聲大

哭悔過自謝唯願下來受我懺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  
受其懺悔時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華香供養常  
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爾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斫  
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至于今日由懺悔  
故不墮地獄而得度脫成阿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  
福終不朽敗諸比丘聞莫不驚悚頌曰

樂由放逸

苦已憂身

榮位寵辱

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

違慈損神

怨塗反報

楚痛何申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怪如小兒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為怪

吳臨海人射獵助殺蛇受現報

晉譙郡周子文等遊獵受現報

宋阮稚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鄒文立以屠為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兔

隋鷹揚郎將姜略好獵見羣鳥索命

隋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卵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大王割肉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進州屠兒殺猪有徵驗

楚王遊于苑白猿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數發猿搏矢而嬉乃命由基由基撫弓則猿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為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頃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鳥下焉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申手欲引人恪令引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既叅佐問其故以

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  
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則死母謂神明而異  
之諸君偶未之見耳

右二驗出  
搜神記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  
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  
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於  
車彭生多力乃拉桓公脅桓公薨於車上魯人告于齊  
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出宛  
魂志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城喚曰阿鼠

阿鼠子  
文小字

子文

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文便失魄獸伏

續搜神記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報為答曰明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蛇者即死日

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慎勿復來  
來必為禍射人曰善還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致巨富  
數年後憶先山多肉忘前言復更往獵復見先白帶人  
語之言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  
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  
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  
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來者  
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如此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便與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蓋苟邊定隨焉行達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為死舁出門外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鬻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鈎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為膾狀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稚宗便

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  
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數頭道人指  
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也魚肉自死此  
可啗耳齋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  
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  
而無犯唯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誡因爾便蘇數日  
能起由是遂斷漁獵耳

右一人出  
冥祥記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



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  
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即加剗剖鹿懷一麕尋  
當產育就庖哀切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  
並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禪師發露重懺立  
大誓願罄捨家資迴買此地為立伽藍

見梁京  
寺記云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為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  
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  
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為作

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鄰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絕大理寺丞蔡宣明曾為代府法曹為臨說之

出冥報記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畧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羣鳥千數皆無頭圍遠略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畧輒

頭痛氣絕久蘇因請衆僧急為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隴右見姜畧已年六十許自說云爾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隣卵燒煨食之後朝村人未起共聞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者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兒

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使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闔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踝小兒忽呼叫走趣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既至便闔時村人出田採桑男女甚衆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且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

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  
經已上血肉焦乾其膝已下洪爛如炙抱歸養療髀已  
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為枯骨鄰里聞之競來問由答見  
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  
處見獄於是邑人男女無棟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虧  
有大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具為臨說同其鄰邑也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  
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他狗餒鷹既而公疾

見五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請為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聞汝以生割我肉嚙嚙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於犬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放令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為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延安公竇憚云夫人之

弟為臨說之耳

右四驗出  
冥報記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為業  
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  
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  
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背爪飛來攫開左頰  
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背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  
引至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平  
生有何功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修功德官

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於一城非常  
嶮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即開見其城中赫然摠  
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斗斛  
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  
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  
開未合即死但恐一人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  
功德官人放之令前二人送之依其舊道而下復有飛  
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之免脫下山遂見一坑其中極



穢逡巡之間遂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爪跡極深終身不滅山開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為佛院恒以讀誦為業

出冥  
報記

唐汾州孝義縣懸泉村人劉摩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比鄰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

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為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

送還當即蘇活

出冥報記

唐隴西李知禮少趨捷善弓射能騎乘兼工放彈所殺甚多有時罩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微患三四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前射三箭以後諸賊似稍却縮數滿五發賊遂敗散事

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  
辦髮并縛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用磨之前後四  
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勵聲叫曰向者賊敗並是知禮  
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更無屬著恣意遊  
行凡經三日向於西北出行入一牆院禽獸一羣可滿  
三畝餘地總來索命漸相逼近曾射殺一雌犬直向前  
囓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見三大鬼各長一丈五尺  
圍亦如之共剝知禮皮肉須臾總盡唯面及目白骨兼

見五藏及以此肉分乞禽獸其肉落而復生生而復剝  
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記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  
然總失知禮迴顧不見一物遂即踰牆南走莫知所之  
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見一鬼遂及知禮乃以鐵籠罩  
之有無數魚競來啖食良久鬼遂到迴魚亦不見其家  
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云檀越  
大飢授之三九白物如棗令禮啗之時便大飽而語之  
曰檀越還家僧亦別去禮到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

有諸槍稍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并婢齋箱并有錢絹及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將此婢及以姪女遊戲意甚怪之迴首北望即見一鬼拔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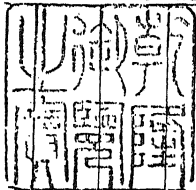
右三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三年徐王任晉州刺史之時有屠兒在市東巷殺一猪命斷湯燂皮毛並落死經半日貪殺餘猪未及

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刃猶未入腹其猪  
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壁至一賈者店內牀下而卧市  
人競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  
云我一生已來殺猪未曾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  
百人皆瞋責屠兒競出錢贖得諸人共為造舍安置身  
毛久始得生咽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疣麤如臂  
許出入往來常不汙其室性潔不同餘猪四十五年方

卒

并州晉陽縣人王同仁  
徐王府隊正具見說之



法苑珠林卷八十